

蒿

庵

聞

話

蒿菴閒話卷之二

濟陽張爾岐輯

合齋較正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

註稍一涉日

輒掩崇置度閣以其註皆采自鄭

往失其端末

至其自為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
乃取考註為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
年為尸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為有功於經
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割擊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
書託為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踈謬至此後得三禮

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雜之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今之而為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見公食大夫二篇以朱劉禮記之文以充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則又列其目矣公冠

遺廟曩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

小戴中霤禘於

大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

曰八篇寔具其

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

此有其書也今

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篇

王居明堂之

與明堂為有辯也三者與序皆不

六不出於吳氏

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

傳終焉皆別為

卷而不相紊此外卷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

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

說而與二戴為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

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為曲禮
者八篇龐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悉以
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少安人謬誣先儒至
此真可恨也。又何喬新書儀禮後錄云三禮考
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文正公所考
定而晏擘彥文掩為已作者也竊之文正公考
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似於朱子通解
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賈公彥之文而
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一類決非出於公

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為之耶考註一書前
人已判其為偽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
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為拈出庶不
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進吳氏所序次第訂為
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陳白沙東潘舜絃曰儀禮之訛多矣一經手校即為
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當其
時已有此歎儀禮之解善本久矣但不知潘氏所校
視官本何似也

詩之風雅頌體各不同黍離降為國風先儒之誤宋
儒始正其失春秋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
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
也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
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
得還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
歌寔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
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
是仲尼列之觀此疏是黍離降為國風之說唐人已

能辨其失矣

卦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謂三爻變者所變之卦若在前十卦內則以本卦象辟為主是為主貞若在後十卦內則以之卦象辟為主是為主悔三爻變以本卦之卦象辟占而又有此輕重之別也蓋前十卦本卦之氣尚多後十卦本卦之氣欲盡也其所謂前十卦者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六爻變也初三四初三五初三六爻變也初四五初四六初五六爻變也皆前十卦也所謂後十卦者二三四二三五

二 三 六 爻 變 也 二 四 五 二 四 六 二 五 六 爻 變 也 三 四 五 三 四 六 三 五 六 四 五 六 爻 變 也 皆 後 十 卦 也 啟 蒙 卦 變 圖 甚 詳 霽 化 張 介 臣 嘗 為 圖 說 管 窺 以 爻 位 約 之 如 此、

袁 稽 云 繫 辭 中 釋 鳴 鶴 在 陰 以 下 七 爻 自 天 祐 之 一 爻 咸 九 四 以 下 十 一 爻 皆 文 言 傳 也 今 混 入 繫 辭 散 而 無 統 且 亢 龍 有 悔 一 爻 已 見 文 言 中 餘 爻 皆 其 類 可 知 况 擬 議 變 化 自 是 一 章 結 語 陽 卦 多 陰 後 即 繼 以 乾 坤 湯 之 門 是 官 六 子 後 繼 以 乾 坤 中 間 尤 不 宜

以咸四諸爻間之於是取此十九爻依序卦之次書
乾坤文言之後錄為小冊又曰諸子曰皆孔子門人
所加如後儒增彖象曰之例遂開歐陽永叔之疑愚
謂經文固無可更之理其所言亦自有見

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節者也震之動坎之中
孚艮之止皆健之為也曰坎固陷矣曰陷其過也中
孚則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健何以能之止之
與動不異趣乎曰人之不搖於俗者止也不紛於欲
者止也行止各當而主乎靜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

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父德也坤順也巽離兌亦皆順之一節也順故無所不入順故能麗乎陽順故說見乎外三女之德皆母德也人之具乾德者多能自立於正故文王於震坎艮之象言其德而已鮮戒詞也人之具坤德者恐其徇物而自失故巽則言利見大人而離兌皆以利貞示戒焉

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則為損當其未損固居然泰也以損下之故而為損尚得為泰乎損上卦乾爻之陽以益下卦坤爻之陰則為益當其未益固猶是乎

也以損上益下而為益既益矣豈復有否乎其損下益上也方自以為益聖人曰此損也其損上益下也不知者或病其損聖人曰此益也示戒深矣

小畜以陽之大而畜於陰之小也又其所畜者小也陽為陰畜似無亨理然所畜尚小又卦德則健而巽卦體則二五皆剛中而志行故其占亨此時陰之畜乾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五陽皆為陰畜下之三陽以遠近為畜之淺深初得正而遠故為復自道二雖漸近然得中而同于初故為孚復三迫近則為與

脫輟夫妻反目也。六四畜陽者也。以陰畜陽。易致傷害。教之以有孚。則可免。四之畜乾。必藉同體之力。五有孚。擊如。富以其鄰。所以能畜也。上九則畜道成矣。推本言之曰。尚德載怨。君子也。婦貞厲危。小人也。月機望。君子。征凶。示君子以處小畜之道也。

天施地生。非震不為功。進德修業。非震亦不為功。藉其一旦之力。所以開無窮於方來也。故亨。

雖有聖人。不能使無憂患至。而能盡其謀。不失其度者。其平日之積待此者。嘗豫也。甘也。生者。嘗恬也。窮達

死生無定遭。有定力。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初之與上。不僅以其質異也。一則震初而兢兢。一則震極而索索也。初可為而極難反也。

不可必者震之時。不可同者遇震者之質。中與不中。正與不正。可自必者也。殊質而同歸者也。二喪而復得五危而不喪三蘇蘇而四未光犯患者同而處患者異。知憂危之事來自人分者常少而起自己分者常多也。

危辱及前自顧無以致之。則能御加我以其勢而理。

足恃奪我以安榮而不能奪我以名諠自頤有以致
之危辱切其外矣愧作復靡其中君子之當震者嘗
一而小人之當震者嘗二也三不當四未光失亨理
笑

九二之巽巽以其言上九之巽巽以其德巽者權之
物也善憂患而不失我正上之巽則喪已而徇之安
得以不凶傳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可遜也行
不可不危也

初有濟屯之才而與已為應則建以為侯者五之事

也求之而與俱往以聽五之所任者四之事也非知亨屯之大機者不能然故曰明也

五之屯膏非五之屯之也無代之施者曰施而仍曰屯也曰施未光是上已知施矣而未光者非下不足以廣其意而然乎不然陽剛中正之主非不知布德於民者也經曰屯其膏據其見効而咎君之辟也傳曰施未光本其由來而咎臣之辟也此建侯之不可以已也

小過小者過矣當此時無亨理聖人曰處此則有道

矣小者過也過於小也不甚過而小過也凡此者貞之屬也曰可小事小者可過小也又曰不冝上冝下小者之過小勿失甚而但小也此非與時偕行者不能及矣知卦下係亨告占者不告小者

艮兼動靜義 得其所者靜亦止動亦止失其所者失之動亦失之靜三居上下之間上之得與失下之得與失三均與有功三均與有罪也居此而欲使氣足相及情足相喻豈一止之能哉止而至於列其夤厲孰如之

第季序問不相與何以釋正其所也曰卦之相與者相徇者有之相成者有之相傾者有之此嘗待彼止其所則資望之意盡矣蓋已足者忘人非審見分者遺來効惟不相與者類也

上自止其所而下以之全下自止其所而上以之安適已之分而有相適之益居其中者寔動之三非所止而止焉絕物之通亦成已之害

吉祥之與人事為類也如有耳而聽附之有目而明麗之無耳無目聰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為人有也君

子之正位所以善人事也而命疑於此得顛而止也
如鼎然潔其中而奠之馨美來集矣詩曰瑟彼玉瓚
黃流在中同此說也

質同而傾欹搖妥者必先敗。受同而撓擾沸滲者必
先竭。非有鬼神穀自然也。正位者之於言動持其外
者有穀矣。持其內者有穀矣。百道而一于慎所以能
留餘也。所以能備敗也。故曰疑命。

初之求二以為好也。聖人正名之曰我仇則怨匹矣。
世之歡洽羣居者安可以不擇也。賊其德者等於賊。

身且過之

鼎有寔慎所之也聖人之惜有寔也有寔難矣而以不慎喪之憂可惜也

合之不以正者以為苟可以合而已足無所事正也目前之欲盛而永終之慮踈遠其救而始悔晚矣君子不為欲動故利害明利害者是非之貳也不可以他求者也

愚按陰陽老少主著策言其詳具筮儀三變既畢註內及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節本義讀者當

詳之

周公本就各爻係辟因奇偶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為別若得寬布六爻而每畫下繫之以辟則亦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

孔氏曰爻辟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馮融陸績等皆以為爻辟出于周公是也

易之吉凶做天下之勳而列其所獲天下之勳多端

故易之所列亦多途也我之動于易必有所合知所
合則吉凶居可知矣端策而求可無庸也若考飛伏
稽納甲推積算末矣故學易者必本乎靜靜則易之
全者儼在我乃得因其動而指所之

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
謹言行釋之蓋時當無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
子者亦察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
世之妙術

齊集傳云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愚按大封功臣者武王也則經文我字正是詩人代
武王自言篇中豈容自頌其功棄傳云頌文武之功
者乃後人解經推原而為此說耳非當時詩人之意
即一邊頌文一邊頌武也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一語
足括經意其字即指武王而言序云賚大封於廟也
朱子初無駁語棄傳正本其說先輩文乃有云我周
之有天下者文之謨而定天下者武之烈以武王之
謨入口氣內蓋泥集傳而失之

桑桑次章至四章棄傳以為管征伐者之怨畔不知

若直作詩人歎其行息於理何德多此一
者也待知者商之若直作詩人說四章前穀我
字皆通人已之辟土字與秦阿同解亦自可通

春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為以夏時冠周正固可疑
蔡氏云商周正朔以是月為歲首朝會聘問頒曆授
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不改也引商書及秦紀
為証似有可據然自是商秦時宜不可引以概周以
為春秋書法亦爾也若春秋所書正月是建寅之月
諸公即位並在是月此何等重事何以不用建朝之

歲首而用前代之正月乎王濟之作春王正月辨引
經中諸月寧明其非夏正甚詳惜其尚遺此也近日
一文士亦作春王正月辨獨主蔡氏試取玉作一觀
其說可以立破其中可笑者駁蕞陽孟子註周七八
月即夏五六月云田家作苦旱雖畏夏而尤畏秋子
與七八月之說以有深意奈何以為五六月乎此真
說夢觀孟子下文云勃然興之惟五六月之苗為然
若至正秋稿則竟稿矣乃知作此辨者真弄筆書生
豈足言耕作事哉

書經本名尚書正義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九峰作傳亦止名曰書其配以經字疑自有明始然又易詩春秋禮記亦初不配經字試錄文猶然惟小試卷文乃云某經而坊間書傳詩傳亦云某經集註皆妄加也

注解齊使說一段亦誤嘗自為之解越不伐楚則不伯王度其所以不伐楚之故為不得晉之好耳今日晉固不肯伐楚矣使其肯伐楚必將覆楚之軍殺楚之將楚之兼陽覆危而陳上蔡不安矣故二晉之事

豈不至於破楚不止也得晉之効如此越乃憚於得
晉何也越王曰我之欲得晉不必使之與人戰也但
得其聚兵大梁分楚之兵力而我得志矣使者曰
若但欲使晉分其兵力不知楚之兵力已分不必晉
也且王之所求欲晉楚交兵而後圖之也晉楚不關
則越兵不起不知越兵不起則晉楚亦不關是知二
五而不知十也越兵一起晉楚必關而晉越之交合
而楚可圖矣

索隱解讎字為犖字之譌似可從不然則復讎二字

連上讀言小者不能伯而復讎也

儀禮賈疏云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云榮者其屋
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也俗呼屋兩傍自脊前
後下注飾輒為之者曰包袱蓋搏風之譌也其云四
阿四注則四面為簷云兩下為之者當前後為簷也
鶴鳴於九臯傳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觀古人馳
鷲江臯及登東臯舒肅之語皆水旁高處可居者則
此九臯亦謂坎邊之地非水中也淇之澳汾之曲並
近類漢氏曰澤曲曰臯正同此解

越王棲於會稽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
事者以地雖少伯一時對君之辟跡吳越興亡勝負
總不出此數語即少伯一生舉動皆數語注腳也通
篇眼目寔在於此持滿者與天持滿者當本之天道
也定傾者與人定傾之道當盡人之事因人之情也
人字內兼彼己節事者以地舉事而欲得其節因地
之勢地之利以為宜也觀越之初伐吳吳之伐齊北
會諸侯於黃池越之後世散於海上及蠡之逃去可
得持滿與天之解觀蠡之教越事吳遣少子見莊生

可得定傾與人之辭觀其浮海出齊又去齊止陶可得節事以地之辭注家以為天與之人與之地與之誤甚矣

保辜字見公羊傳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於操傳云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

律

冠禮于廟重冠也未冠而不以告既冠而不以面何也冠而見於母經有其文何不見於父冠而見於卿士何不於室豈經文不具使然歟抑亦有說歟

昏禮婦見舅姑其文著矣為子者似亦不宜無以見於父母當其執笄而薦持豚而饋其夫皆安在乎是可疑也且醴婦之贊夫家何人為之若婦人則不必計今詳其俚則俠俚矣俠俚者婦人所以答男子也是何男子而令之與新婦僕僕為禮乎至于醴婦房中明著其為家老矣家老可以醴婦亦一疑也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風戎而戎于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為賓者何以一辟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不言奠爵于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手相授受也至於酬賓而奠解薦而進爵之變節註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乃以為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歟

朱子語錄云張忠甫所較儀禮甚子細然却于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不知其錯處如何

文獻通考于儀禮門中載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二十
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今皆未見又類宮禮祭疏引
用朱子儀禮經傳圖解又自一書

吳氏三禮考註於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黃
公符投壺貫廟等篇總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
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倣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
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引
生枝節為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為四升酒器柶為柶
函皆謬甚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勣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檢正所謂強弩之末者歟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曆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甚多儀禮經

文至脫去一兩行今人較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適當監本脫處者幸于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書以舊本為貴也吳氏本經文差悉少亦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泮水第二章詩傳昭叶之繞反與藻躋教為一韻愚謂昭讀如字而教讀作平聲四句換韻與音章一例似亦可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

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儀禮自納采以下五禮，皆使使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吾鄉納幣，壻多親往，殊失此義。聞京師之俗，翁壻非既昏後不相見，蓋猶有禮意也。

鄭康成註中庸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正義曰：冬主閉藏，充寔不虛，水有內潤，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

此則以水為知。以土為信。自宋儒始也。

又正義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則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數語亦自分曉。

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人亦有迷之者。其迷之者。惟不知中庸之為道。故隱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為所引。不然。則名節既虧者。借以自益。吾儒既無新奇可喜之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期過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云。

政以無隱怪處耳。

甚矣吾衰也。蒙引以為氣衰存疑以為志衰畢竟是氣衰故志衰。蒙引說勝。

自行束脩以上。蒙引云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以自為自己之自則以上是求學。大全邢氏曰此禮之至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則自當副作由。存疑說主邢氏。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時講以驕吝沾才美云以才驕人以才自吝其說本於蒙引寔未當選只

兩開說去為是。細讀註及小註自見。小註云：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內。若說有才美者，是以才美自驕吝，彼無才美者又以何事。豈反不驕不吝乎。蓋驕吝二字，原說的廣。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墮此兩個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中吝字參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胡氏云：驕張王吝收縮。程子

曰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必有歉
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憚
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味此數
說可得吝字之解何必粘著才美古人所謂口欲言
而嚼嚙足欲前而咨且又吝字正解也

食饘而餲注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傷熱濕者本
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事也近作文者多以二事敷
衍失之矣爾雅釋器云食饘謂之餲郭注云飯穢臭
真論語殊分曉

足食足兵註中倉廩寔指民之倉廩武備修謂弓矢
甲冑之屬也去兵者如云器械不必精利即孟子制
梃以撻秦楚之意時藝有以民即為兵入講者甚可
笑不知當時無召募之法未有以人為兵者夫子言
去兵何嘗都無卒伍什兩之法哉
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麻冕用三十升布鄭註以朝服十五升因倍其數而
解之似無別據顧疑其難成良可疑也

魯人獵較註趙氏張氏之說雖不同其歸則一獵後
若不較所獲之多少則獵時自不較奪古人田獵既
畢擇取三等中敘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以與
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勇武及既獲則公
之俾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
之多少為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
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六過夫
子欲革其俗故先薄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

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持牲
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
較奪之非而復古者習射之制矣

白駒於焉嘉客殆以寔字為虛字如云善自客留於
此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全身名之道無出此者矣

車有收以斂載小戎取行不取載故棧其收此軫制
也駕服馬者衡從前軫稍曲而上向下鈞衡者梁斡

也。恐其不堅，以皮五層束之。孫然有文也。此鈎衡之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駮之外，纏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得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使駮不得入。此御駮之制也。于陰板之上，別設鞵二條，以繫駮之頸，以白金塗續鞵之環，以為飾。此駮馬引車之制也。

二章塗以鞵，軻置鞵環於軻前，以繫兩駮。內纏而以白金飾其上也。纏是絡首者，鞵是繫頸者，不可混。

三章被甲之駮甚和矣。三隅之牙以白金飾其錁矣。

畫雜羽之中于苑然有文矣弓則以席皮為鞬馮則
金鏤為膺交鞬其二弓以備壞以竹為閉以緹勝之
月出一章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強釋之僚倒傳竝
訓好貌燎訓明也好者便媚媚麗之謂明則顧盼生
姿光彩動人如有暉耀也竊訓幽遠糾訓愁結凡
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間事之此之彼詭
曲難詰其念專疑盤旋于此而不可解故曰竊糾
悄字王氏以為言不說而靜默錢氏以為默憂凡有
憂者多不信二解符之俗亦云悄無聲正此字憂

受訓憂怒亦有勉強忍受不能自聊之意 怪王氏
以為不安而騷動如云怔忡攪亂也只是意亂心煩
之謂 天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慘
王氏言不舒而憂愁似不甚貼似是慘瘁不樂之意
男女相悅千瘡百怪詩可謂能言麗情矣

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
爭者命也

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
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

可即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衆人之于命亦有時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于命安之矣寔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怨伯之可恃也于衛卿未嘗無彌

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于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為辨，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于命，一于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于命，不必一于義也。而命皆可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既無碩師，為人所宗仰者，須推一古人為之矜式。如有明之算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

村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為異論至于醜
詆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于是
名簡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有所為而為善便是不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于
人而為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為善者世俗衰薄不墮
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為便不可為人
真寔改過遷善方是兩腳踏寔地

物之敝以永終而見其宜敝也久矣至永終而始見
耳君子見其始循其節數而審求之其後千年可一

日決也。此愚人之所駭而知者之所信。

今夫陳敗亡之蹟而觀之無無因而得者。守誦者之所明也。吾所不及見不及聞與吾所已見已聞人無異情事無異勢如之何不可以相求也。

人生而靜靜者之生之道也。動者之死之道也。然人不能靜而無動。聖人立禮節以靜其外。舉理義以靜其內。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馮息氣恒多。生理亦或以全也。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遊吾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從此
處反參之。則仁之為仁瞭然矣。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叢言。信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棄死貧民急。餓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募瘞遺棄小兒急。散養輕乞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雜糶興工作。以助賑。蠶絲種以通墾。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

曰戎遲緩戎拘文戎遣使屠緯真荒政考詳矣不及
次崖之約而盡也

人能無求固自佳事此中大有事在非一無求可了
古來隱逸差等極多漸之上九曰可用為儀蓋之上
九曰高尚其事此豈處士純盜虛名者比哉不然取
夫菜傭絕意仕進亦可以高士目之矣

盜蹠為莊子明是非之不易爭也。知其不易爭而安
之。雖無救於彼之非。猶可得乎此之是。老氏自全之
術也。知其不易爭而必欲爭之。爭之而勝。我無益於

是之分。而增一爭之失。爭之而不勝。既多一爭之失。而兼失其是之分。則此之是。彼非之資也。何如不爭之為得也。豈特老氏。夫子亦言之矣。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不爭之謂也。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于集註本。兼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肯平心下氣。于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上猖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訛笑。

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為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為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真切之味。寔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六月偶閱人易變說。感而書此。

有一良友平生有志于學。中間忽彼細人誑誘。自荒于酒。百勸不回。又為佛者所惑。自是遂不復言學。一日取朱子文集四冊。貽之美。有感悟。不數日。盡回作

中庸說一卷約有萬餘言皆極力辯駁朱子之失大率引佛氏之說以解學庸論語為之叱歎累日令子侄輩為焚其說其人以長厚為鄉里所推亦能深思快譚嘗一遊廬山稍見佛氏書遂至于此自後遂類情荒廢遺落世事獨時時縱筆為詩文不別好醜殆類狂易云

荀子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慣以無公得也此語有味人偶有所得於公之外必不能復力于公之內其得失常相敵而用之也必侈侈于用而不侈則立盡

之術也原其始則無分之得為之初也故治民者惡

之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
弟子籍出古文者為列傳然與家語少異荀卿稱仲
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而莫詳也漢文石室
圖仲尼弟子列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
載宋思陵摹石臨安御贄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秦檜記此本蓋從臨安石本傳纂錄年代
久遠而典型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

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崇太息久之今人好以古官名相稱謂其職掌崇卑多不相類最甚者莫如以知州為刺史漢初置州牧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刺史即牧之職也特名異耳專制一方凡郡守縣令皆所統御今知州視之懸矣以是相稱不近誣乎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傳史記之屬若申韓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取人德業不可不慎也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

僕誤用心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也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澮淫泆放縱輒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可未也注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其詞也今人或以送別之詞為驪歌矣考矣

一言一動不可不慎富貴不慎便易歛怨貧賤不慎便易來侮

取士雜則士習日苟吏治衰則學術日壞勢使然也明乎此者可以言選舉之法矣

目之明者樂得天下之美以為養失美得惡則明者不如瞽者之無與于見也故治世貴智而亂世貴愚是非之分不明所以安吾內者多也

貴無定相見有藉之貴者貴也必矣故大將之門多將村巨富之室多方僕何也以是人皆待我而貴且

富也待我而貴且富我亦待之貴矣

傲人者于人無損在己則為惡德媚人者人未必悅在己則為辱行是故君子守禮之為貴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己之間過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曾子湯贊事當時季孫何故以大夫之贊賜於士曾子亦何故受之嘗見一書說楚國曾聘曾子為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為遺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即舉而易

之未知是否

諸子之說曰。止者東走。逐止者亦東走。言跡之不足
以徵心也。此說不然。止者東走。逐止者亦東走。此自
走之始言也。同走未幾而走者異矣。其人而止者。與
始而東。終而亦東者也。不然則逐止。逮之而後西者
也。其人而逐止者。與始而人東亦東。繼而人東已必
西也。逮人則與人俱西。不逮人則人東已獨西也。甲
獲兔而乙攫之。其為爭易知也。有人助甲而拒乙。其
為助為爭不易知也。未幾而亦無不可知。在乙既拒

之後也。拒乙而安坐其旁，無所與利者，真助甲者也。乙既拒而自撻之，抑或分甲之半，則非助甲也。與乙同爭而異獲也，則知謂跡不足以徵心者，妄說也。唯當勿眩於其始耳。眩於始則必誣善而為不善者所欺。不能徐俟之過耳。不能徐俟而眩于其始，遂謂跡不足徵心而概略之，勢必至苛以繩善人而寬以容罷士。小人愈有以自託，而君子且無以自立。何者，跡也者，名教之大坊也。聖賢之所慎立，而世守。庸妄者之不便也。

禪宗者在昔為佛法之幹蓋在今為文士之變相唯其為幹蓋也故直指心性不立文字今則標可選異炫耀世俗依然噉名積習耳勿論其為吾道之畔亡即在彼法當亦無所裨補也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註登進也以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雛主穀也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又按夏小正五月始云種黍菽稷豈

可云此時已登新秦乎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子夫出母者所生之母也
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生也明矣南
城張教榜孟常所言以辨孔氏不曾出妻出母非被
出之母乃謂自所自生之庶母也

氏族博考云張氏世仕晉晉公為三又世仕韓此即
晉之公族以字為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
第五子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賜姓
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

晉國有張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也

春將雨則必寒與平旦日將出而寒同陽氣動乎內
在外之陰為陽所迫故寒勢愈甚傷寒者將汗而戰
慄不自勝亦此意也屯卦之象政類此

按春秋襄公十有三年夏取郟杜注云郟小國也任
城亢父縣有郟亭今吾邑豈古任城亢父耶此蓋舉
通志之誤而不深考耳通志既以臨邑為春秋之隰
又以濟陽為春秋之郟濟陽固析臨邑之半不聞古
臨邑有隰又有郟則郟何得在今濟陽耶愚嘗思其

致誤之故。晉任城尤父屬高平國。此濟陽郡同在兗州部內。當杜氏作注時。郡固在任城。尤父中間分合。亦恒郡或在濟陽封域之內。未可知也。但古濟陽非今濟陽矣。城西二十五里有庶城故址。周四里許。人以為郟城。其旁累累高塚五六。俗即以為郟王墳。皆承訛習舛轉生支節者矣。嘗見今之濟陽固臨邑之東西圖也。自臨邑之東西圖以求當時臨邑之縣治。當不出此數十里內矣。而他處不聞有城故址。可按驗者。竊疑此城始故臨邑城也。安得塗泥榛莽中突。

出片石以証吾之言乎

華陽國志云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壹最其目
縱始稱王次王曰栢灌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
教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夏名蒲卑
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
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羲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
焉時適二月子鵲鳴鳴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標志
所言蜀帝自以二月捨位去子鵲自以二月鳴蜀人
感鵲鳴而思故主非蜀帝化子鵲也

近日吾鄉蒙師為童子描上大人常倒書爾小生不
九子二句不知其為韻語也此語不知有自何時雖
見禪宗正脈臨濟宗載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謂白
雲禪師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个山頌謝功甫
大儒速訪之勤當須舉與大眾已後明公舉似諸方
豈惟謝功甫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袖僧脫却著肉汗
衫乃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禮也郭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
書報雲雲以偈荅曰藏身不用縮頭歛跡何須收脚

舍烏半夜遶天壓兔趕他不著白雲之意蓋欲合儒
釋而一之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
昏塞其失為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牽必至破名檢
清靜之說可息器競必至於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
勸善懲惡必至覲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
怨必至踈骨肉而怠修為養生之說可拯徇慾之害
而已

自古無停喪之俗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

得已而傳者而晉書慕容儁載記帝煒言魏晉之制
祖父未驗葬者不聽服官南史兖州刺史滕恬為丁
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鄭
鮮之傳南齊書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突
暴始中在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娛遊與常
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本紀振武將軍丘冠先為
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勅其子雄
方敢入仕河南氏羗傳當禮壞樂崩之日而猶為之
禁先王之遺教未亡可見於此矣今之人死非戰場

拾非異域而傳久不蒸曷不舉魏晉之制而著之於
令乎

按呂令五月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曰此月藍始
可別夏小正曰啟灌藍蓼蓋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
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常六七莖為一叢即小正所
云啟灌者也藍蓼藍之似蓼者藍有殺種蓼藍今名
小藍此種為優八月方可染金氏以啟灌為取汁又
以藍蓼為二種蓼以為麩並誤五月取汁者則大葉
藍耳且惡白酒之主豈肯醇醇於麩麩間哉

鄭玄注引用杜子春鄭大夫鄭同農之說子春河南
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衆賈逵
皆受業馮大夫者河南說鄭興少贛同農者鄭衆仲
師興之子也

後漢劉翊傳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
自營植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
忍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
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
獲禍貴於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

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四字注疏家所不及直
會得先王立制本意是為真經術方种拂問時二念
交戰翌舉故典以助其氣遂能拒權倖止侵漁是為
經術寔用然在拂先有慮奪民利一念故能聞言而
决若無為民種子在其胸中一聞此言不笑則叱之
矣

靳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一任日見山西
巡撫楊順坊即僉輿問曰此賊尚未死耶左右曰死
矣尚有子孫耶曰微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却老賊

即遣人別取其銜名以下大書曰教人媼人奸賊一
名楊某桺。送州獄特作一桺狀。成之楊氏子孫皆逃
避一時姦豪為之咋指歛跡。公治縣多著能績。然疾
惡太嚴。大致如此。所謂教人媼人。蓋沈氏事也。尹先
之曰。此公政是崑銅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五仇也。
又曰。順若逢公當飽。公老拳公若逢順亦當遭。順毒
手。

後漢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

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據此子推熱死以冬太原舊俗寒食亦以冬今清明前一日俗以為寒食殆有他故解者以為為子推誤也

朱子曰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子每習業未久輒以憂患而止王命之曰人生適意

事少憂患時多古八文章德業恒于悲憤無聊中成
之如必待前憂盡釋始議覃思來者方新誰能逆拒
恐遂負初心矣予深念及禍全温其曰止計是非足
矣若多方校計安知辟禍之不適與禍逢也自恨弱
植得良友一言片目加鑿五氣加王

與僧凡夫語次及避亂事曰亂固須避然不可遂失
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
生學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過不如意
事現前便須為判曲直處分不了即放開心胸今如青

夫白日若事過時移尚自煎紫此是自主苦惱也
鄧溫伯嘗言喜怒哀樂蕪不中節不能辨一事不足
治一人又曰人非忠孝為心氣質粹美者不可令讀
兵家言並有至理

張非聞名問達曰人為異端所感者必其於生死之
際尚有係戀是不知天命之本然也或有已見道理
尚感於神怪者雖是膽薄亦是所見未透

百事平氣以御是一安樂法滑肉之內此法尤為吃
緊即事有拂逆當如治亂絲從容和順其結自解若

動火力爭倍增惱害矣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丈夫之深恥

子於人少違多順深恐自失君子和而不流一日三復之

世間矜貴艷羨之事皆無益於身豈惟無益出吾精者以取物物不可得而精者逐物而費故氣之不昌畜之者薄也畜者之薄取物之甚也老氏之所以貴畜也

蔡虛齋先生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而為千載之

業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當思千載之業如何百
年之休如何士人如醉如夢碌碌過一生者皆遇一
日而失之者也予業多作輟意所擬為或因人言而
止書此志悔

事至不能思思之既得又苦不銜何怪其動而有悔
也

凡人情於我有未可者必我有以致之感應之理萬
不失一須平心深思始見耳

歷城棄奕繩嘗為懷麗明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

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割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間步即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汎覽者略得影嚮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寔得也葉有文朱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為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

而不能用年既衰暮迴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
窘素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
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

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
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并初日
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
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一週人即中下
已無不爛熟矣又擬且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筒每日
食後拈十簽講說既維令有條貫速作文時遂可不

勞餘力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
斗牛之間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
陔訾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徘徊其間坡
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

邢延慶云居官者每留心事上而不知恆下居家者
多留心恆下而不知事上真顛倒相此語可為名言
經傳用字有以相反為義者如治亂曰亂去汚曰汚

闕荒曰荒駟物謂之擾屨綱謂之雜多見為祗見栢
舟一篇之中目其匹為特自謂曰人

近代官司上移下曰仰甘草名大苦唐宋官長稱秀
才曰先輩

受移用查字本音槎浮木也乃以為稽考之義音茶
殊為難通崇禎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時文字避
忌頗繁疑是親王諱

華不注不音耐耐注戎服山形似之故以為名也左
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免胄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韠
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越無乃傷乎杜注云韎
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

非君親之仇餘怨皆可釋非蹻蹻之惡餘過皆可原
成武諸生崔承先云左蘿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
遺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經主喪閣部諸
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宋敬

韓淮陰有後為韋姓土官蕭相國匿其子貽書尉佗
封海濱賜姓韋取韓字之半今蕭書尉詔並勒鼎彝

遼陽道臣何應魁大同人方遼陷時與二妾俱死又大陵河有副將何可剛不肯降為軍士所殺二人俱死于遼濱州趙生良薛所神過者果何人燬

雷敷曰海中有獸名曰狷其髓入油中油即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即滅不可于屋下收故曰水中生火非狷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一夷主人有獻炆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人樓櫓或即此物敷云以酒噴之即滅當亦其禦之

之法不可不知也。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為。豈即是物所造耶？

順治朝有大老序人詩中一語云：有將明之才言者，論奏帝面，鞠之託言，非已作帝云作不作，固不計此。是何解亦云不解。遍問庭臣，俱以不知對。帝怒，校其足幾死。逮從之將明之語，宋人箋啟中多用之。蓋采孫民詩：仲山甫將之，仲山甫明之。為句也。不知有何可諱而託避。乃爾。又王黼本名甫，字將明。

戊申六月十七日，人定後地震，城堞壞什之六七。民

舍亦多圯者曲堤鎮古塔裂壞其半人拾得磚上有
墨書三行為石灰所漫洗讀之云齊州章丘善戶某
人是磚詳其筆跡乃不知書人漫寫者是字或施字
之訛按隋始改高唐為章丘則道宣所謂臨邑城東
甄塔是誌公所營者豈他有所指耶抑滅法後人復
修補之如近日居民所為耶姑記之俟博雅君子攷
焉

陳仲醇論佛曰佛法者天地間一大養濟院也人服
其奇快不知正從人道中鯁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一語參悟而出善讀古人書者或得其一句放為一
篇或得其一篇斂為一句東坡屈原廟賦有曰世愈
狹而難存狹字奇矣然即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
地蓋厚不敢不躋而約言之者也

薛文清公于先儒中咸推許衡幾欲擬之孔子或自
有見陸樹聲菴餘雜識云許衡吳澄之仕元丘瓊山
譏其非矣論者又謂許北產元域中澄南產宋遺黎
也二者若有間焉不知二賢之不幸生非其時而當
仕與不當仕非所論於地矣如以為身任斯道之責

出而行道為斯世斯民計則當度其時之可為與其
身之足以有為必也能用夏變夷則可不然則隱居
不仕著書明道以泐其徒使斯道之傳不泯可也若
劉因者則無議矣此論近苛而寔甚正恐文清亦不
能為許氏解免也

古人重冠禮明末此禮遂廢間有用者人多傳笑其
寔不止明末為然椰子庵答韓中立書云古者重冠
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
來人不復行近有孤島徹者獨裝憤行之既成禮明

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迂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觀子厚此言冠禮之廢久矣自髡髮而後此禮更無泊處徃徃不冠而遊圓頂相對滋為苟且禮法崩弛愈念古人用意深遠也

記云八十禁君命一坐再至鬢亦如之一坐再至者一跪頭再至地即今之連叩也非老非殘疾不其野於禮乎

喪大記夫人為寄公夫人出節陳氏注云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大記又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此二段可訂近日婦人哭位之失

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柝鷗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赤壁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即李委也乃云是揚總昌得之石刻則何說

洞簫即今人所吹箏竹簫古人正名為笛今所謂簫則橫吹耳

隸字即今通用真書是也以其為隸等所便故名今人多以八分書為隸非是

先師廟之有從祀其典甚鉅升黜屢經朝議洪武二十九年罷楊雄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公伯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穎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楊雄之事莽戴聖之賊吏馬融之附勢誣賢王

肅之畫基逆策吳徵之忌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
荀况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并以學術有疵罷非
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即不得復列兩廡亦當記于鄉
如林放例可也

夏小正曰正月啟蟄故漢氏之始以啟蟄為正月中
雨水為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為
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

時文誤字甚多如堂廡二字出賈誼洽安策今作堂
簾訶施之士本漢武帝詔今作訶施或作訶訶見

試錄序中亦襲用不知其非殊可訝也

按同馬法一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六十四井可出也一同萬則井戎車百乘是出賦者止六千四百井也一對十萬井則戎車千乘是出賦者止六萬四千井幾內百萬井則戎車萬乘是出賦者止六十四萬井當時土地之利寬以予民者多矣後之君子乃好與百姓爭尺寸境墉之土視此何如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

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并不食之山
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者畝有
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
稅租一十三錢增至二貫二伯者有稅租二十七錢
增至一貫四伯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
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
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
厚之澤蓋矣

方田法用的纏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訖乃令民於方

內認所種田竹纏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
穀豪強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
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表銳訂算為難一聽
猾胥之勾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
以無稅而有稅也順治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
弊故知之頗悉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為畝每里三
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
而外尚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為溝塗遂路之地則地

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稅意刻除也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甍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為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蓋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徃徃據以為真珠可笑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忘帝京景物略者固公鄉人顧猶

遺此證據則可也

曆法每十九年為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于甲子朔旦冬至是為曆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為一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節為一紀凡一千五百年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

至者也近代推曆者斷自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為始入元上年癸亥閏四月六月朔大暑十一月朔甲子冬至數至明天啟癸亥共計二十甲子一千二百年則崇禎庚辰寔第一紀第十七節之一年也

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姪者矣此風大盛于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至于每放一物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為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為甥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為姪壻與主司之母同姓則為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為妻

侄姓稍孤僻或上推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
組織無非嫡親骨肉真異事也又有可異者杜子美
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豈韋派別浦雁賓秋年
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故公與劉
十為兄弟習俗移人一至此乎

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
濟南城中人間有用之者名曰號喪鄉間則無此事
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
儀禮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註云代更也

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學者知縱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之尤當戒前三事固下流之歸稍知自愛皆能決去不為後三事初若無害其廢業敗德生禍究竟不異然其毒伏藏甚深人多不覺及其既覺已難追悔閱此頗多各自知警

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

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史遷以世俗之見妄測聖人也。以事寔論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朱亦不病。授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聖人舉動如天施地生。萬物咸若。豈有欲利天下而獨病其子之理。殆與陳亢疑孔子速其子識見略同。且其於利病反覆計較。始而牽縈。繼而痛割。聖人心事。斷不爾爾。

夏本紀云禹傷父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

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寫出聖人仁孝沉痛精誠
直至地平天成止了餘盡一事勿論功係二字不足
言即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
禹也

史記載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矢以黃鉞斬紂
頭懸之太白之旗信如此言武王豈持非聖人已也
新語云紂死紂之官衛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
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此為近情
史乃舍此而錄彼何也

厲王之難其巧近者好利之榮夷公也幽王之難用
事者好利之虢石父也大臣好利之効如此原二人
所以見用則厲王先自好利而幽王愛嬖妻之故所
謂木先蠹而後蟲生之也

萬良夫曰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知好利者必愚史
言石父為人佞巧善諛知好利者必諂好利其病本
愚與諂其枝葉也

周惠王有弟頹之禍襄王有叔帶之禍悼王敬王有
子朝之禍皆王心一念偏愛所致史曰初莊王嬖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二
地生子頹頹有寵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曰惡王曰景
王愛子莊欲立之皆明著禍原以為永累世俗每以
誠意正心為迂談以此思之迂耶否耶

刑政寬猛各適時宜如衣服之裘葛食飲之冬夏孔
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者是也
秦初并天下所宜損益何如者乃推終始五德之傳
自謂方今水德之始必剛戾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
合五德之數于是決意刑殺毒害天下而秦亦以亡
如祁寒而飲人以冰盛暑而附人於火不知裁成輔

相之理而濟其太甚以爲奉若天道知時變者如是
弄其君臣好謂人愚儒此獨不謂愚乎雖始皇天資
自爾其使之自信不疑者此五德之說也乃知世間
異端邪說機祥小數諸不在詩書六藝之科者皆能
殘害生民滅人國家也

盧生說始皇曰今上治天下不能恬淡此語寔黃老
本旨盧生在彼法殆似知道者他語則誕甚或隨俗
俯仰之言耳卒能脫身亡去亦其知道之驗

秦世以誅刑立威及其既衰生一胡亥故扶蘇夷滅

謂公干又生一趙高教胡女生一子嬰放趙高又生
一項羽子嬰而秦無遺胤矣展轉相效皆襄公以
集嚴慘之習漸積而致然也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此之謂也

天生項羽以助沛公滅秦耳秦滅自不令項羽得以
宰制生人和風飄日之下不容復有霜雪仁暴之氣
互為盛衰勢自然也其死時特出一語曰是天亡我
殆鬼神或使之

終